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至
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漙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七日乙丑

又同何志同等差人押李恭佐狀曰責到翰林書藝局
看緣藝學李恭佐於二月初五日大金軍前取出青城
見說初六日冊立張邦昌右子崧等世受國恩叨冒從

列聞上件稱說痛徹肝心不免差遣承事郎徐文忠從事郎范壘躬親管押李恭佐一名前詣大元帥府伏望王慈詳李恭佐等所及乞引至帳子細詢問深惟宗社之重日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仍乞選將命帥提精兵要擊河北迎請二聖還闕魚契勘南京係興王之地鴻慶宮神御所在可以號召四方子崧等見一面會議各發間探合軍前進至城下誅逆逆遷前詣大元帥府軍前躬聽處分小貼子子崧等竊惟國家之制親王素無

握兵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府此殆天意
今王室危難若非大王深念宗社大計仰副二聖付屬
之意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奸雄乘變而起卒
難平定欲望大王遵用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
號召四方旬日之間可傳檄而定 又小帖子契勘南
京汴水通流發運使向子諲已到水城方孟卿亦在泗
州伏乞劄付逐官催促糧運至南京應辦大軍 又小
帖子徐文忠李恭佐久在敵寨脩知敵情范頊故學士

范鎮之孫忠義世家伏乞親行詢問又同何志同翁彥國申乞用傅亮狀曰右子崧等切見通直郎傅亮生於西陲習知兵事昨自金人侵擾亮數上書計策朝廷召對未上殿間報罷亮還闕中久之聖上思其所陳復遣觀察使韓膺乘驛求訪洎亮承命赴闕至陝州金人已圍京城間闕脫身至京城遂與士民建義勤王兩月之間其衆大集某等見其治軍紀律精明計議詳審各以兵委之統制亮忠憤慷慨受之不辭見今進入京畿方

今朝廷命令隔絕國事危急如亮人才誠為時而生但
名位至卑恐未足以鎮服諸將伏望大元帥大王特賜
詳酌與近上一職名使其人知大王深念宗社之憂以
得士為急務益加感勵趣立大功以報朝廷又同何志
同等繳元青狀據河北統制官趙宸解到京師百姓元
青一名責到狀說金人國相立張相公做官家呼為大
楚皇帝待要遷都江陵石子崧等契勘今來元青供狀
比李恭佐等所述尤更詳細萬一是實即國事危急當

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所有遣范損徐文忠賈狀申陳
切慮道路艱難不以時達魚恐王府未見得所供事狀
之詳伏望大元帥大王深以宗社為念詳酌某等前後
所陳立賜裁斷早移行府號令天下若更遲留竊慮逆
臣盡以中原賂敵移據江東形勝之地自保家族根本
一去即與興復王室事勢轉難又遣閻真劄子子崧近
兩具劄子又與何志同翁彥國同兩遣屬官徐文忠范
損及使臣鄭實等四次中稟幾事必呈達王府某荷國

厚恩蒙太上皇擢在從班付以藩封二年守禦竭力盡
智粗免狼狽今親見國難如此未知死所勢湏不避誅
責以祇膺上命不復以一身禍福利害為慮所申陳似
無可疑今日又得遜歸者三人大槩不异而親賢宅七
少保孝恍不樂同親被開封府引勾出令隨本官北去
其人在奉先寺十餘日遜歸稱凡親王宗室公卿皆大
尹徐秉哲勾追赴敵砦宗室遜在民間者差捉事喬姓
人搜捉必獲又有淮寧府百姓蔣德遜歸稱城上城下

並無金人自三月二十九日去盡見有官員打青繖在城上差兵出城剗城外慢道城盡閉諸門未搭壕橋以子崧觀之即是逆賊以為固守之計若更遲疑必失機會某除已遣陳興一軍入咸平趙宸一軍入鄆陵及會合翁彥國前軍與何志同秦州等軍差傅亮充都統制初四日以離本府前去入衛如到近城見到端的即一面討逆子崧愚見以謂兵法先聲而後實用力不如用智今逆賊盜據勢不自營閉門剗城必自恃金援復遣

輕兵或已留兵在城裡伏乞速下明令差敢死之士前
去京城招諭臣庶有能執賊以城歸者請以重賞兼聞
左言作樞密范瓊作殿帥可說諭二人轉禍為福以先
聲壓之以智謀壞之則不戰而自平子崧又思萬一逆
賊詭計遣使奉大王亦乞審處未可班師按軍近甸號
召諸路之兵進討凶逆喻使自縛遣上將清宮然後入
謁廟社迎請二聖以展孝道承制賞罰以繫人心強敵
聞之自應胆落小帖子某聞賊臣懇於金人乞留兵衛

或擁兵而南奔或詐稱兩宮以惑四方尤不可不防乞
速賜戒約州縣併力誅討又繳元祐皇后冊文狀曰右
子崧等今月初六初七初八日節次據出京人及淮寧
府寄居官收接家書並稱京師已迎請元祐皇后入宮
并曾於太廟行禮又遣使詣大元帥康王軍中奉迎請
歸京言說並同又得何志同家書并錄到冊文看詳引
用故事即是張邦昌逆狀昭著理當便行討戮某等切
謂兵事貴速不可猶豫伏望大王深惟宗社之重乘機

進發駐軍東明子崧等即引所部兵前去躬聽處分若果曾遣使詣行府迎請即乞召張邦昌及管軍左言范瓊等躬親以素隊出詣帳前聽分別遣親信官然後入城設或遲回却恐奸人鬪伺致生他變又申利害劄曰一契勘金兵圍閉京城將及半年朝廷命令隔絕不通竊慮奸人詭計妄出號令鼓惑衆聽致四方施行不一深屬不便乞速賜通行下諸路州軍自今後凡有事宜並申稟大元帥府自今號令宜結人心使知不忘宗社

如近州縣曾被敵馬燒劫去處欲乞速疾行下並與放
免今年夏稅一科仍乞逐處監司具合寬恤事件疾速
申稟一契勘張邦昌弟邦基見任通判廬州并邦昌之
母親屬盡在邦基家居住竊慮別生事端乞專委知廬
州馮詢提舉淮西茶鹽范冲火急密切收捕張邦昌并
邦基親屬斬遣以絕姦心所有本家財產盡在拘管入
官一宣撫使自童貫談種蔡攸輩為之取侮四方散亂
天下今范訥居此任逗撓自營罪伏明白況兵馬大元

帥既已開府則宣撫使自合放罷伏望詳酌施行一契
勘逆賊見據都城勢力漸固四方勤王之師觀望首尾
恐誤大事理宜速行江寧府以脩緩急竊慮奸賊乘勢
先有窺伺江南之意欲乞更賜嚴切催促諸路兵馬進
發討逆外別行選差公忠才明官前去江南措置事宜
庶得首尾內外相應可濟大事一淮南賊閭謹猖獗斬
黃之間嚴州遂安縣賊黨益熾荆南竊據未得平定羣
賊李孝忠等見在潁蔡境內有窺伺中州之意若不早

行措置恐聞變乘釁盜據一方則大事去矣一契勘江寧府最是控扼去處見係宇文粹中右丞知府乞詳酌如可以委任即乞速賜劄下如有所疑即乞速賜選差有才力官委以措置不可少緩實恐盜賊滋蔓嘯聚蜂起據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伏望疾速施行又申依應前起京城狀曰奉大元帥行府四月六日劄子今依前措置事理奉迎二聖圖保萬全所有抑逼城中推立僭偽事或非本心請進兵近城按甲不動以俟當府遣人通

問如金人有存留下官吏兵馬即盡行掩殺者右子崧
已催發何志同翁彥國節次入援及依應今來王肯外
子崧亦起發前去京畿至都城以來聽候大元帥行府
指揮伏乞王慈詳子崧等累中事理速賜移府近京庶
幾奸計不行早見興復不勝祈懇之至小帖子十二日
據向子諲報有稱御前賫文字人初七初八間夜半自
亳州前去廬州認是邦昌往問其母子崧先已申稟已
下廬州羈縻未奉王肯不便宜於初七日移文廬州知

州馮詢提舉茶鹽范冲存恤其母羈縻其弟邦基其權
添差朝奉郎趙令儵充通判專一防禦外萬一先為逆
使所得州郡未知事體或致尊奉或遂殘害皆害大事
伏乞行府速賜遣官星夜前去說諭馮詢范冲令儵示
以寬大之意仍將逆使拘執及取索元延康殿學士建
三屯之議曰臣切惟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方拓地非
所先也疆場地廣必有腹心之患蓋因有益以作無益
其為患可勝言哉國家累聖相授未嘗玩兵雖契丹景

德之侵元昊寶元之叛亦務涵容兼愛中外之人不欲起邊隙尋干戈故百餘年間天下安然豈非以四方為中國守乎自王安石首用王韶開熙河高遵裕為五路入界之舉徐禧敗於永樂西邊驛驛民力重困宣仁聖烈皇后守祖宗之法為甚嚴每戒邊臣不得生事紹聖之後章貫蔡京相繼用兵以幸厚賞所得尺寸所費山嶽視人命若草芥用邦財如泥土童貫尤無遠慮凡一出師敗績則掩覆而不以聞取荒地築遠壘則鎔銖以

計功疲弊生靈畧無所措遂使五路精兵皆困溺逃亡不可復用此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也末流畧地燕山馴致禍亂可不鑒哉其熙河等五路自紹聖以來進築城軍堡塞伏望聖慈委諳鍊軍事臣僚同五路帥臣相度將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罷明遣使告諭下人示以德意那守禦之兵分屯陝西路却陝西見在兵馬捍禦河北河東與河東河北之師為三屯之計如此則省財用固舊疆結夏人吐蕃之心收將佐士卒為中原之用是

一舉而有數利也比者敵騎雖遠而濬衛河陽屯兵修壘艤舟北岸以示再渡若不急作措置其可慮者甚大今若那河北河東之兵六萬人分為三屯一屯京東澶濮之間一屯河中陝華之間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敵若守約不渝自足張聲勢萬一敵騎南渡則三道並進深入擣燕山雲中之虛焚舟渡河示以必死人自為戰未必不成功也兵法曰避實擊虛又曰攻其所必救臣雖不知兵徒盡愚忠惟陛下更下公卿詳

議留神而擇其中其後奏劄乞正王時雍等十人之罪
付獄鞠治明正典刑為其黨嫉忌乃設陰謀使鎮京口
纔十旬趙萬反公重傷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忌者計得
貶卑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後復修撰卒 詔荆襄
闢陝江淮以脩巡幸 張所傳亮名赴行在先是右僕
射李綱進劄子大畧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
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瀋
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為朝廷堅守一路兵民

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屯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敵用將何以處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除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綱選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綱荐張所

傅亮故所自責授鳳州團練使江州安置亮自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被召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府趙子櫟守汝州季彥卿守漢陽軍狄千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敖轉一官除直秘閣修撰子櫟除宣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又王襄趙野散官安置制曰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為辭議春秋之誅者莫先於功過俱惡爾頃繇

近弼出搃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前死聞君父重
圍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役
視國家有如於秦越刈生靈不啻於草菅言者以聞為
之於邑其黜從於散秩用投畀於遐荒茲謂隆寬毋忘
至戒以為總管日逗遛不進故有是命

六日甲子內降七事手詔朕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
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洪
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函夏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

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深入挾詐謀以欺師待以不疑墮其奸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弟昆宗族戚屬悉被驅逼禍變之臻古所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於朕心念父兄幽辱於敵廷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膏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於朕躬以濟於艱難以致安於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

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
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厚於撫循賦歛之厚當議蠲
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間擄掠殘破郡邑
雖已降赦今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為奸乘時撻
尅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於典憲靖康之
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已往智謀
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任用旁招俊乂竄黜奸回協
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庠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

祖宗當同心以相扶持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異域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安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七日乙丑李回責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制曰節義廉耻朕所望於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於此觀人而擇利誤朝形於言者之牘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二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

辱復不能辨正偽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
名於中祕以分務於陪京服我保全毋忘惕勵言章論
列防河兼授偽官故有是命 李若水忠義無與比論
已推恩外可特賜謚 劉韜能死節不為敵用特贈資
政殿大學士特進制曰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
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承之耆哲挺然不屈於兵
威既沒其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貴莊重心術遠明內
領藩條懋活民之政外臨邊鎮揚威敵之功資廊廟之

謀遽屬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異域將令毀節於僞廷
龔勝飲金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
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槥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譚
世勛贈延康殿學士制曰松柏有心於歲寒而乃見璠
璣至寶豈烈火之能遷朕遭外敵之亂常陰攷士夫之
所向責其大節全者幾人方嘉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
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貫羣書文馳六藝純
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廉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蚤預

時麾之選徧更法從之華二聖所知羣臣鮮及肆履艱
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甄濟佯瘖靡污天寶之亂而
龔生遽天不見南陽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聳具
臣之聽以為信史之光異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

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曰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
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惟我藩宣之英靡從威
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
使每任剖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

號之仇敵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
門幾無唯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潛
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

吾信史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

徐 宋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丙寅盡二十五日癸未

八日丙寅內降黜責士大夫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
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
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為

奸靡所不至實為中國羞公議勿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官卒伍理當闕畧以責後效惟王宗濇首引衛兵逃遁至都城失守不可不責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示各宜知悉 內降手詔王宗濇首引衛兵逃遁至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示含容一切不問宗濇可散官安置制曰國保城闔賞誅而已將援枹鼓生死以之矧提師旅之嚴中護皇

居之重倘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王宗濞蚤繇戚畹之
華擢真殿岩之邃庶幾自立上荅所蒙方兵戈交內外
之鋒於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恃汝腹心乃無效
命之忠唯作全軀之計望風驚讐委衆潰奔朕心推禍
亂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尚緣四姓
之親姑從八辟之議爰鑄寵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之
心服我好生之德 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
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繼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

御史臺勘司有請也 傳雲特授宣教郎借工部侍郎
充大金通問使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
難之餘方賢者馳騫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沉毅有謀雖
山濤不學於孫吳而季布得聲於梁楚比選出疆之使
實膺伏節之行方事遐征無幾微見於顏面宜加寵數
送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事官之貳
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佇來歸毋忘自効
遺史曰先是上即位痛念鑾輿北狩未還欲遣使於金

國通問且祈請河北已差同望而河東難得其人李綱
荐雱有專對之才雱字彥濟臨江軍人進士及第時從
事郎乃改宣教郎借工部侍郎使於金國識者已知上
意在乎講和矣 募河東河北忠義之士能保有一方
或力戰破敵者授以節鉞餘賞有差 宋澤奏劄論不
當割地朝廷議割河東河西及陝之蒲解宗澤奏劄論
其不便曰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
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授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

眷祐為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
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蒲之解
乎此三者太宗基命定命之地奈何輕聽奸計附敵張
皇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
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入未嘗用一
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伐但聞奸邪之臣朝
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
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之二聖播遷后妃

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勿與金人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騰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西邊既覆之轍爾是欲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伯者爾為是說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忠義之氣俾河東

河西陝之蒲解皆無從為忠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哀年不勝憤痛激切之至

十二日庚午謝克家范宗尹並落職宮祠制曰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其位謝克家范宗尹被寵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揚雄之投天祿自以無它然鄭虔之貶台州難於幸免宜鋤華秩退領宮祠茲於寬貸之恩毋廢省循之戒

十四日壬申內降河北河東諸路官吏軍民手詔制曰
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
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又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
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
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
恭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戴日俟治康而暮歲之間
敵馬再侵墮敵奸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
盡取玉帛子女公私財力悉為耗竭乃始劫遷二聖中

宮洎皇族尊幼中外姻戚以行慘酷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帥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血嘗膽疾首痛心願為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北部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金雖憑恃甲兵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厲士民屢挫仇敵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弃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略

之將以保全宗社休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
姓改號刼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焉已
命遣師以為應援兩路州縣官守及忠義之士如能竭
力捍禦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敵者至建炎二年當
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等優加陞賞應
稅賦財貨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
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彌寧生靈休息
強憐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

有無窮之利不其難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河北河東
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除餘具職位姓名以聞
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
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
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許撰造事端以疑慮
擅殺官吏又命使臣賫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
命催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賫送兩路州郡又命降
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河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

副兩路 又命起東京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
河東稅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李綱傳信錄
曰右詔命數事皆上意也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
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敵捷報金人圍守於諸郡者往
往抽退

十七日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候各降兩官制
曰御史於百官之田邪政事之闕失皆得而言之朝廷
所恃以為安危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

敵馬內侵變生不測鑾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曾無一言
為國長慮乃始終和議墮敵計中今而不懲失政刑矣
禡官二等聊著厥辜尚服寬恩無貽後悔 范瓊加定
武軍承宣使為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行以討李孝忠范
瓊在京師圍城中心迹甚惡上初即位姑示涵容瓊至
行在乃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温州觀察使加定武
軍承宣使為御營使司同都統制俾率兵往來討李孝
忠是時孝忠作亂於京西也 叔向伏誅叔向擅置救

駕義兵所招聚兵得京城統制于渙在其軍中渙省悟
以為未便乃詣南京告叔向不當擅起兵命劉光世擒
而誅之渙後隸留守司 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降充河北經制副使制曰朕於將帥待之至者所以
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
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能夙夜分朕顧憂乃亡多
筭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幾宜鑄節制
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以與金人戰

於河北敗績故有是命 張所為河北路招撫使張所
請乞車駕還闕有五利不許乃授所河北路招撫使相
州百姓岳飛初隸所為効用 耿南仲責授節度副使
南雄州安置制曰梁信侯景之奸而臺城不守唐養祿
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
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狗物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
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金人之憑陵
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

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
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荐至重此難私姑黜置於
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官雖免吾悔何追南仲以專主
和議初遭論列落宮觀士論未厭臣僚曰再言其事故
有是命 林泉野記曰耿南仲字晞道開封府人深明
易經賢闕馳名元豐五年登第淵聖在東宮除太子詹
事授太子以易靖康初權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右丞遷
門下侍郎子延禧為中書舍人金人深入南仲怯懦無

謀每同李邦彥吳敏主和謝克家孫覲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民附會南仲康王出使辟延禧參議加龍圖閣直學士金人欲割河東河北命兩府二人往議聶昌以親辭南仲辭以疾上怒遣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昌至絳州為百姓所殺南仲聞不敢往會康王起兵相州以延禧在幕府故往投之凡元帥府事皆與連銜王即位南京充禮儀使未幾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後臣僚言其主和誤國之罪落職再言

降軍節度副使南雄州安置至吉州卒所著易講註易
明蒙二書行於世延禧字伯順為中書舍人康王出使
辟延禧參謀除龍圖閣直學士制曰唐元和中選宗室
四品一人使回鶻於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通經術者為
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
從之良選任之難視唐為重矣具官某疏亮宏博清明
冲淳典學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宮之舊義
同艱難往修一介之書冀復兩朝之好惟孝子事親之義

豈不遲遲去父母之邦而大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顧婢子之語擢自詞垣之遽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膺之憂以靖干戈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 康王大元

帥府為霸府官屬王即位進中興記表曰參大府之末

寮建明無補記中興之盛事潤色非長強勉成篇矜慚

罔措臣某中謝竊以乾元首出庶物佑下民而作之君上

帝監觀四方有大德者得其位洪惟巨宋嗣有真王惇德而四方咸賓干戈不用允治而萬世永賴年穀屢豐遭

奸臣變更之餘至國制槍攘之後幾及詩人小雅之變
惟思創業大風之歌金國肆侵伐之威彼萬方並告於
上下皇天有恢復之意俾一人輯寧於邦家始緣五利
以和戎繼長萬夫而建帥暨經大變迄有成功恭惟皇
帝陛下湯勇自天堯仁因性聰明睿知而不殺剛健篤
實而日新初臨銅馬之營推心而不二逮出陵武之使
修睦而無疑崇臺定三箭之祥朔部有兩王之號乃大
呼而起義勃興虎變之文至勸進之交章肇正龍飛之

位勢面者欲雪大耻左袒者咸懷舊恩君萬邦而百官
是承惟天祐於一德賚四海而萬姓悅服惟民歸於有
仁雖阻險艱難之備更益損益盈虛之有待念淵聖遠
邇而臨遣與陛下英銳而請行錫玉帶乃傳國之祥合
春冰乃受命之始凡漢廷之迎代邸與靈武之奉肅宗
歷觀人鬼之謀叅考符瑞之應行軍集諸將之議定策
聽老臣之謀事有初終迹存首尾障狂瀾於既倒孰知
崇論弘議之所繇揚偉績於無前要明盛德大業之初

起當於文官鉅儒而求鴻筆乃以帥幕舊屬而及微臣
伏念臣本乏才但緣遭遇頃陪後乘蓋捧辟書晝預兵
戈之謀夜陪樽俎之樂辱褒音之屢及認眷獎之彌隆
子犯負羈紲而從文公固顛愚而有罪鄧晨以圖讖而
知光武常精白而無它故茲流落之餘獨荷恩憐之及
顧臣淺陋何所發揮然臣聞建元大始之施為馬遷過
於矜夸至天下以為近謗建武中元之符慶史官不容
撰集故來世罕得傳聞如臣一介之微乃有千齡之會

摹寫乾坤之大自揆難工攀依日月之光徒知盡力忘其無識狂則有餘

二十日戊寅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

二十一日己卯金人斡里雅布卒節要曰斡里雅布知皇帝即位於南京故俟尼堪於草地避暑議還太上皇尼堪未之許斡里雅布打毬冒暑以水沃胸患病傷寒以死金國太祖實錄曰斡里雅布名宗望呼皇子

二十五日癸未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臣僚章
疏論受僞命臣僚多有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
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
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呂好
問辦事僞楚奏劄曰臣輒有誠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世
受朝廷厚恩義同休戚多事之際理不當自退自進然
事有不得已者豈免喋喋伏念臣賦性迂疎分甘退縮
昨淵聖皇帝召臣猷畝之中擢至言路超踰等輩徧歷

要近屬金人侵伐都城失守淵聖皇帝再幸軍中因而
不返臣憤痛切骨屢欲自裁蓋嘗投狀乞守本官致仕
而孫傳張叔夜責臣以世臣之義當死社稷不可止為
身謀求自免而已臣實感其忠謹許以任其事苟以不
成繼之以死於是執手泣別相勉盡節臣念變故此難
以力爭思在天下當立之人唯陛下而已百端經畫求
所通誠懇道迎立之意並是夜間方敢諸處訪聞書寫
文字既而張邦昌入城臣首勸邦昌當應天順人迎立

陛下時張思聰蔡安中傅樞吳華李進皆預臣謀孟仲厚蔣師愈韋淵皆知其事後趙子昉輩宗室戚里亦多知之則臣之心迹不為不顯以天地宗廟之靈陛下即位於南郡則臣已獲初心故自信不疑既而奉元祐皇太后聖旨差臣賫手書慶賀陛下纔一登對即被簡在位居丞轄參預大政陛下於臣可謂厚矣若不察臣之心何以至此今人言滋彰深為可畏既不究其實則意必有在臣非不欲竭誠盡力少裨萬一竊慮上負

付倚之重下達進退之義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察臣誠
惻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垂老之年有以坐觀太平
之化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戰懼之至取進止又臣近
者屢求罷蒙陛下察臣心迹令諸處不得收接文字又
特降御劄稱臣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賫帛書具道京
城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復勸進臣僚所不知付尚書
省行下照會臣一介之微而陛下左右保全雖天地造
化之恩無以過此然臣竊自謀之於心勢有不可不去

者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為不難况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不敢保身全家坐視朝廷阽危故臣忍耻含垢逭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衝圍賫書於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相神助得覩陛下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足矣向若金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洩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

臣其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區區之心臣自知之皇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矣臣之心迹顯然明白臣之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當去况它人乎况言者乎方今國步艱難當惜寸陰而當路之人未暇及它而唯臣是攻則臣之罪大矣是言者必欲去臣而後已也臣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臣亦避嫌而不敢謀國則兩失其宜伏望憐臣顛躋之急憫臣求退之切罷以宮祠許之

自便既以杜言路之口亦以安螻蟻之誠臣無任祈天
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盡七月四日壬辰

紹興八年勅送到右宣義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呂用中狀伏念先父好問昨於靖康元年十一月初金人圍

城之際方除兵部尚書即值國家禍變二聖出幸金營
先父投檄致仕時孫樞密傳謂先父曰尚書怕死耶傳
以致政留守當死軍前公世受國恩須承當興復之責
張叔夜在傍謂先父曰尚書若不怕死何不了此事叔
夜則須去軍前效死也先父不得已而許之繼聞金人
欲為偽張邦昌先父本欲閉門不出衆皆責以不出何
補不若勉強一出以患禍動之先父至省中以禍福喻
邦昌勸一面令迎康王及請元祐皇帝權聽政事又勸

卻回金人所欲留兵以明逆順是時城外消息斷絕於是罄竭家資加以假貸陰募李進冒犯重圍賁帛書往河北求訪問今上皇帝所在李進屢遭金人捶打幸無敗露至開德府知州王棣考其事迹因以實告棣大驚即差人伴送至大元帥府投下其後金人欲退先父痛念二聖鑾輿不返又差人詣大元帥府勸進此皆上下之所共知豈敢少有詐誕以欺罔天下也先父當時又於大雪中夜間密遣子弟陰與孟郡王忠厚相約請昭

慈聖獻皇后入禁中正母后之位以安宗社金人方退
先父即以兵部呂尚書帖子名百官入內以邦昌手書
請昭慈聖獻皇后聽政大事遂定主上既登寶位先父
即至南京主上嘉其忠義艱難首擢尚書右丞遭言詆
訾主上灼見底蘊出親劄付尚書省其間有呂好問昨
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贖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之事金
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臣僚所不知之語此可驗乎當時
金人據城失守城外敵騎連數十州殺人蔽野城中敵

人被殺者甚衆而先父遣人賫帛書犯重圍而出若使
少敗露則必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
獲厚祿校量利害孰重孰輕何必區區遣人犯圍自為
殺身滅族之禍也先父向若金人退後方遣人賫帛書
旋謀入請昭慈聖獻皇后則豈敢逃天下之責蓋緣十
餘年來未有為先父發明此事者故士大夫亦不知本
末使先父時遭謗議久不獲伸用中今者竊觀臣僚章
疏尚以先父為言則是先父事迹終未辨明人子之義

不可強顏立朝不可嘿嘿而去用中已於十一月一日以後在假更不敢赴部供職伏望特賜敷奏如用中所言稍涉虛誕即乞將用中重行斥責或先父事迹有實亦望朝廷暴白先父効勞仍乞陶鑄用中乞在宮觀差遣候指揮十一月十六日奉聖旨用中所陳錄送史館所乞宮觀不允

二十七日乙酉折彥質散官安置錢蓋落職分司許高許允編管臣僚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副使逃入

川陝錢蓋為陝西五路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亢總
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肯彥質
責授散官昌化軍安置錢蓋落職降授朝奉郎分司高
亢編管海外軍 錢蓋落職告詞曰蓋緣推擇多所踐
更付之五路之師處以三秦之地方都邑受圍之日乃
藩維奔命之時所冀投機庶能弭蔽豈有望風而先潰
專圖擁衆以自營仍縱叛七肆為攘奪朕方念吾民之
死禍汝猶採敵說以誑朝廷雖示小懲未厭公論其錫

延閣之秩往陪祠宮之間尚服寬恩無重後悔 錢蓋
降官告詞曰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維尚謀經武之
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場多虞
責在將帥具官某薦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陟內侮之
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遽上聞卒
敗吾事原情定罪實當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出益圖
來效思補厥愆 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東京
留守杜充除顯謨閣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錢

蓋復官依舊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時常建議河外
湟鄯之北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興患不
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
黨征者故王之子為國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
朝廷再欲策益麻黨征復蓋職名依舊為陝西經制使
賁告賜益麻黨征措置湟事因調發五路軍馬發赴行
在故有是命

二十八日丙戌李綱進劄子乞募兵買馬募民出財以

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畧謂國家以兵為重方熙豐之時
內外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
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搔擾未
有所歸之期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
者甚衆比遣使四路擾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
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
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蕃入
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買馬劄子大畧謂金人

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假地牧馬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敵國者不可勝數金人初至闕河北京畿為之一空後破都城下令括馬京師之馬入於敵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式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僧道

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剗子大畧謂國家新罹患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發調勤王之師財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免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

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寧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得旨於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人合兵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健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萬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

用諸路門諸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是朝廷應副內
外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
召募及一軍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
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為三等格式以定
價直除命將官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
揀選及格式中披帶者即時許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
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
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

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
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
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之
用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
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並保明推賞 又議控禦之策大
畧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
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寢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
宗革去前弊削弱藩鎮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

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
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強敵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
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
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之數使
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
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
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江諸路置帥
府要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

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
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
未知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
北東路永興路淮南江南浙東西路荆南北路皆置帥
府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
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
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副都監總管鈐轄司
許以便宜行事其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皆

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置賞功司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

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勅榜揭於
通衢 湖北羣盜閭瑾黨忠薛廣祝靖皆赴招撫司自
効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司納款 温州觀察使樞密院
承旨王瓌除河北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
北路經制副使 白馬滑濬抵滄州太湖置巡察六使
處以為斥堠

七月一日己丑李綱進劄子論修城池繕器械謂國家
所以脩禦外侮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脩具故敵未

易攻今金人及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坍塌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得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禦敵之具不脩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練兵馬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脩具者旌賞以勸得旨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明朝廷給降祠部應副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壬辰盡其日

傳零建炎通問錄曰建炎元年皇帝車駕到南京即寶位零差出自西京永安陵頭檢視陵寢回歸至南京出頭參見李丞相綱首以使事相問零即願請行得指揮

赴都堂見宰執商議使事是時分河東河北使命易通
係已差人下用望河東路使命難通被差人往往多乞
辭免未有人承當此行李丞相奏知河東奉使臣與傅
雱言一言而合即得旨差雱河東路奉使國相元帥當
月授告次日謝又次詣都堂辭宰執取稟使旨又商議
軍前合應答事宜兼慮金人有未曉達軍前事理合須
取覆宰執請教黃潛善荅云今日使事係通問之初敵
情未測奉命出疆者當自有所處兼應于軍前事宜難

以預行料度裁決况朝廷任人不任事奉使請一面自
計度裁決不當更問朝廷零即時交領國書及禮物辭
歸國信所一面便辦行當日得指揮即次日出門即起
離南京前去京東措置一行禮物等事七月盡間方到
鞏縣便差人賫大宋通問所牒去大金國河陽府投下
乞計會差借船隻渡河蒙河陽知府張巨侍郎回牒稱
為是國號不同難以過河即時脩錄申朝廷一面再移
河陽稱係是於貴朝通問事理急速不敢注滯欲乞早

希公文回示再蒙河陽府回牒稱是國號不同未敢擅便放令人使渡河已申取上件指揮別行關報前去至第九日方得河陽關報稱今來已得上件指揮許令南使渡河仍打減人從方得擺渡自河陽府至雲中計一千八百里來往回共九日得上件關報回接伴使副兩人俱至正使是王秉彛學士副使是契丹蕭太尉正使王秉彛先問云貴朝今來差奉使侍郎去見國相元帥不知理會甚公事雲答曰以此行別無公事只為今聖

皇帝方即位差雱於貴朝通問又問既是今皇帝已即位之時昨來所立大楚却如何安排雱荅以張太宰以郡王封之如雱今日之行郡王亦皆預議金使又問此是大楚欲如此是貴朝抑令其如此雱荅以天下四方謳歌獄訟既盡皆托於今皇帝張太宰欲為自安之計亦只得如此金使又言此段事上畔人當時亦曾預料他日大楚必須如此然而今來奉使侍郎既是去見國相元帥時却如何說雱云既到貴朝奉使豈敢詐為每

事必以實情去相告金使歎服稱奉使此行國相元帥
必須大喜為是國相元帥素喜忠義之人到雲中府門
外國相遣中書舍人出門相迎館伴大理卿昭文館學
士李侗相見問來時不知貴朝有甚分牒零荅以使人
遠來通問今聖皇帝令再三起居國相元帥自有通問
國書云郎君來日就行府准備相見訖館伴關借檯桌
共三十以兩桌載朝廷禮物二十八桌載使人私覲禮
物是時朝廷禮物亦少只有錦十疋玳瑁家事三件使

人私覲禮物於東京旅行收買打造花纈共作五百疋
段并生薑鴈茶漆器紙筆等連朝廷禮物併作三十槩
桌館伴李侗見之亦加嗟賞稱乍經殘破之餘不意措置
禮物等如此當日韃靼國獻羊黑水國獻馬兩國人使
同時在帥府前伺候引見入府見三人金帥皆席地重
氊趺坐第一人是左監軍烏舍郎君權元帥職第二人
右監軍伊都第三人是時相公皆重氊在殿中間坐二
人金帥皆戎服一人小帽窄衫使人當中揖少立然後

跪膝打話須臾高慶裔傳指揮稱郎君傳尊旨奉使遠
來不易不知今日奉使差來理會甚公事虜答以今聖
皇帝方即位差使人於貴朝通問雖國中日皇帝令再
三起居郎君元帥倉卒差使人通問百事草創禮意全
未周旋郎君傳尊旨本國於貴朝本來無苦深怨只緣
語言失信虜答以此事皆先朝所失又言去年皇子郎
君兵至城下南朝本無脩易破你前不知我此段恩義
及許割三鎮又云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語言如此

其信安在雩峇以此亦是前朝所失又云三鎮之地何足計較若不失信諸事亦有商量又云使人今日之來方為通問如何才通問便來取二聖即峇以今聖皇帝即位之後惓惓於父兄之情實不能忘所以差人往通問及懇禱郎君此在郎君以為是孰敢以為非若郎君以為非孰敢以為是全在郎君矜念周旋此段祈禱之情即云使人且歸館中別聽指揮差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李侗性重相見默坐雖久終不發言副使

下馬識遠不免發言扣之李侗顧盼左右前後別無人在側即發言云天下之理盛衰強弱之勢古今所同只如漢武之盛恨不吞盡匈奴耶律德光之強恨不席捲中原然而漢武何嘗殺盡匈奴耶律德光何嘗併盡中國南北异宜豈可混併此是天道自古何嘗有此理耶又云盛衰固自有時強弱亦是有數周旋如轉輪反覆如引鋸天下何嘗有常強之勢賢人君子佐佑因時識消長之理時違事變擒縱之權於此能變能改即於盛衰之

中強弱常有主生靈不墜塗炭免得此一段殺戮這箇
因果最為大事其他不足道也又云自古聖賢本事未
有不觀乎時若時有可為人樂為用即下手為之不惟
事亦有濟亦不徒廢心力若時未可為人不為用知其
不可為而為之豈枉費心力事亦難濟何所補哉所
以觀時會通留取此事力少俟他日設施伺昨見貴朝
近上公卿似全未有能見事者以此謀謨廟堂豈不悞
事乎只如昨來敵兵到城在城守未破國相亦曾煩惱

若守禦稍固更停待得數日必須別有商議又兩元帥
臨城伺亦親隨元帥在城下敵兵只五七人登城城上
即舉兵皆散兵勢如此人不為用豈可不預知乎此段
事即見貴朝公卿疎畧全不曾講究亦不覺悟若稍悟
此理必須留此段事力少待他日為用徒然枉費心力
豈不悞事乎良久又言伺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
世陷於邊地昨來見貴朝初得燕山舉族相慶將謂自
此何日再得為中華人物又顧左右前後別無人即云

更少三兩日間尋少果子來背油麵煎果及燕山府棗栗并有西瓜數十盤旅燒香點茶延之說話雱再三懇扣之比使人遠來仰荷見教甚多比不知所懇請二帝回鑾之事貴朝諸公却有商量無館伴云固知此所使為此事前日二公不見即君高聲云來通問便及二帝莫是要遣兵來取也其意亦有謂雱又問其意謂何云其意謂初來通問合須議論他事爾若稍不曲折言不相投亦恐不無傷事所以只指揮使人且歸館中候別

聽指揮虜再懇云畢竟所懇二帝之事貴朝諸公曾有商量否館伴云此事必須申去國中軍前恐與決此事未得館伴又云昨二帝過來時太上自燕山去少帝却自此中去少帝過來此時亦住半月餘日今皆過在深漠中然二太子在時却曾有此商議候貴朝有懇請時欲發太上回歸今二太子不在亦無此段說話虜又問少帝如何館伴云少帝當日元不曾有此段商議又云惟是昨在京城下時因有議論昨京城初不發回少

帝入城二太子曾與國相商議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嘗有破其國攜其主而歸北只是兵強而已德不足也今來北兵到此既破其城孰若立其主刻大碑於梁宋間使天下後世知行兵有名且不絕人後以使南兵自此數百年不敢動若如此施行不惟兵強德亦有餘這箇功績大若使破其國攜其主而歸只是兵強而已德不足也兼他日若趙氏自立即便更無立主一段恩義國相遂然其說放回少帝入城後來因緣別有異議其

論又復稍變所以其言不諧雱云議論緣何不諧館伴云當來本差監軍烏舍送辭不曾入去遂差監軍下子弟及其餘近上郎君同行當時此二十餘人亦望將此事做一段恩義兼亦不無冀望貴朝近上公卿不悟其意遂至其議復變却稱家國事大不可不為長慮之計只如唐太宗固嘗臣事突厥及其既盛亦能生擒突厥國家事大安可不慮哉二太子亦曾力爭其事言畢竟是貴朝秦中丞所請存趙氏之說是若他日趙氏自立

不惟無立主一段恩義兼恐兵端未已然累日商議不成遂從烏舍郎君之言遂復變其議雱又問其商議時不知曾聞有今聖皇帝在外無云緣知之所以商議欲發太上皇帝回鑾也又云固知此事所以亦不留北人守京城初推契丹蕭太尉守京城蕭太尉不曾承當又推劉彥宗守京城彥宗亦不承當緣二太子復建議云他日必不免趙氏再立然務廣地者荒不如且守河為界大事有大兵力包不住必別貽後患是用二太子之

說只就城中別推賢人守京城此時北人既得河北已飽其欲方務為保守之計將自河以南皆已置度外矣又云見今行府日逐建議守河之計欲就國中差撥金人十萬人前來守河亦不用燕人及契丹其欲保守河北防患之心如此又云黃河豈可守此是天道假饒守得河他日契丹在腹心中安保其不生變也館伴舊事大遼其言大槩多遵遼國數皆如此亦不敢深然其言恐其虛誕虜又問所懇二帝之事他日有相從意否館

伴云假使有允意亦豈肯便說盡今方是第一次遣二公來必無便相許之理必須再三曲折俟其有就議之意然後可以商議若欲一扣便允恐無此理然既就商量兵亦便可休也館伴又云金國自海隅小邦崛起併二大國此事豈人力所能至某問前後必有朕兆以應天受命之符館伴云別無符讖只是大遼國中金氣旺盛以此應讖又過數日忽見館伴密來相報云南畔近日復有人馬過河來聞復失利然而南朝既遣使來議

事又發人馬過河如何切恐言與事不相應郎君必須
差人入館來議論此事不可不準備也次日果見高尚
書入館來相見稱國相令傳語奉使貴朝既是差人來
通問如何又却差軍馬過河來不知所差軍馬之意是
如何若是遣兵來取二帝否虜只答以不知高尚書又
云且如奉使不知試自揣度看如何虜云只恐是紅巾
嘯聚必非朝廷之意高尚書又云已是三番差人過河
來盡有黃榜第一番頭領是張煥被百姓殺之第二番

是馬忠亦不曾得便宜第三番是張所亦失利自潰散
去三番過河人皆有黃榜如何却是紅巾嘯聚零答云
必非朝廷之意既有二帝在貴朝又已遣使人通問所
請後面亦節次更差人來豈有更發軍馬過河之理只
恐是盜賊盜賊亦能黃榜不假黃榜無以鼓率羣衆高
尚書疑其有黃榜終不然其說高尚書既去館伴再來
論此事前後曾併聞金人見議守河之計亦不用大遼
人直去國中取人來守河其防河之意甚切貴朝又發

遣人過河來正犯其所忌也既是遣使欲與人議又發人過河窈恐言與事皆不相應其事如何可以商量得魚是人馬過河不曾得便宜此小人不能成事徒為此紛紛何所補哉此段事又是貴朝近上公卿慮事不長既款款答自軟語影帶看候得時來整頓得人馬可用然後施設如何動必輕舉如此何能成事魚伺嘗聞自古善治國之說有如治病如足病即去其脛脛病即去其股然後事事以兼一體之安全若足病不能去其脛

脛病不能去其股竊恐與一體不能安全昔年大遼之失正緣如此升平既久人不習戰一旦金人之起不謀自治之術恃大弗戒謂金人小國不足畏今年出兵不利潰散回歸明年出兵不利潰散回歸即散募烏合之衆為用蓋大遼舊少食糧軍以食糧軍為不足募民兵以民兵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為不足又募僧兵是為四軍人雖多亦皆烏合不為用及至潰散回歸又皆散為盜賊時大遼不經殘破州軍各自蹂踐其實金人

所破州軍無一二十處其餘皆潰軍自行燒劫及蹂踐占據將來貴朝兵不已且防潰散軍馬歸來自殘破了州府當日大遼亦是三百餘座州軍貴朝是四百餘州軍兩國地里廣狹亦不相遠今來貴朝若截河為界南畔州府甚多尚有三百餘座誠能保全事力亦不小可須莫發人過來引惹百端合早謀休兵之計以圖自治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七月七日乙未盡十六日甲辰

七日乙未宣示太上皇帝親書絹背心八字諭宰相黃
潛善等上出絹背心一領宣示泣諭宰臣等曰道君太
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賫來背心領中有親

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羣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

借通直郎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張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為衛於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路告諭招諭山寨首領民兵候兵集日渡河先復濬衛懷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處圍乃以民兵給地養之如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乃賜緡錢百萬以為半年之費金人陷慈州權知軍州事張昱

棄城率衆走張昱平陽府吏人也犯罪刺配至靖康間
在平陽境內山中聚集數千會慈州無守軍民共議迎
昱入州權知軍州事金人屢次其境皆不攻徑過至是
金人乃以兵至慈州州無城不守昱遂棄城率其衆出
奔金人陷慈州即時撫諭而去

十三日辛丑京城留守范訥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宗
澤入京師臣僚上言范訥為宣撫使日專懷顧望無意
勤王軍律不嚴不能戢士遂降授承宣使罷留守淄州

居住上即位宗澤嘗因天下兵集乃請親征迎請二帝
力圖中興黃潛善汪伯彥沮止之乃加澤待制知襄陽
府澤又乞兵十萬往收復河北不許訥既罷遂以澤為
京城留守丙午澤入京師治事 林泉野史曰范訥字

子辨開封人武舉中第童貫門客累樞密都承旨貫為
宣撫使訥嘗為叅謀遷節度使靖康中金陷太原加訥
檢校少保河北河東宣撫使以兵五萬屯河北河東訥
同馬忠王元王淵韓世忠退師應天金人攻城訥屢敗

之建炎初除東京留守邵溥副之在任三月李綱相素
與訥不協降承宣使淄州居住後退居邵州年老徙居
夔州依其姪總以卒 詔請元祐皇太后幸揚州 王
變傳亮上殿面賜變器甲三萬人就陝府置司與金人
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民兵
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 左正言
鄧肅劄子言叛臣乞立格定罪 劄子曰臣謂叛臣曾
事偽楚大小輕重固有不等欲乞立罪格一定於此然

後按偽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
皆不得容私伏蒙陛下為臣昨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
令臣奏來臣謹取旨所撰二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為
陛下盡陳之言所論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
從之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
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如司農卿胡思
太府卿朱宗之為侍郎大理卿周懿文為大尹盧襄李
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宮觀以為侍從是也胡思周懿文

今者桎梏固不足論敵破城是南壁始李擢盧襄提舉
其事日聚羣小浩歌城上敵已塞濠恬然不顧破京城
者實此二人范宗尹昔嘗宣和廷對揣王黼之意數蔡
攸之罪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奴僕事耿南仲
以取侍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瓊以資口腹及偽楚一
立則起於官觀以為諫議然不知所陳者何事哉其三
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
詞云有堯舜之揖遜無湯武之干戈不惟不忠之語可

駭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顧雖犬馬有所不為朝廷取
撰進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
何私於頗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偽楚
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之
力也且陛下嗣立之儀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
至使邦昌安然得為揖遜以事美觀皆事務官之力也
且陛下九五之位無不欣躍如獲再生朝廷不聞先時
以為事務官者及偽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此

其情尤可罪也其五曰因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偽楚之庭乞改為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吏部改為知言惡犯昌字也已上數臣乞定為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為叛臣之次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獬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謂金人根括而被杖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

不在偽楚之庭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也敵騎迫城尚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戒天作奇禍則倉惶失措遂於他人之庭復處臺諫之職今日尚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為如此又何論他人之過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偽楚以後謂之權官而被偽命劄子者皆是也臺省寺諫學校敕局無所不有乞專委留守按籍取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使者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戢之使

翁顏國擁黃旂持偽告左右僕從皆受偽恩馬上洋洋
自號奉使力說勤王之師以為邦昌久居計故邦昌曉
諭曰只候勤王師退然後開門蓋恃有三奉使耳已
上數臣乞立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吏部供到王
時雍見係高州安置徐秉哲見係梅州安置吳玠永州
安置莫儔全州安置李因表州居住朱宗之朝奉郎李
擢柳州安置范宗尹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盧襄太
中大夫權開封府尹胡思周懿文朝散大夫顏博文豐

州安置何昌言生前尚書工部侍郎何昌辰通直郎通判南劍州馮獬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王舉官李會中書舍人洪芻朝散大夫孫確朝政大夫李健朝請郎陳戩虞部員外奉聖旨吳升移韶州安置顏博文移賀州安置朱宗之責授忻州團練副使岳州安置范宗尹責授忻州團練副使鄂州安置盧襄責授陳州團練副使衝州安置何昌言追授隰州團練副使及追致仕恩澤何昌辰除名勒停送永州編管馮獬責授朝議大夫秘書

少監分司南京城州居住黎確李戩遠小處監當撰勸
進文及事務官劉子留守司開具姓名申尚書省李回
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李會責授承議郎秘
書少監分司南京鈞州居住上制曰君臣分定宜生死
之靡他義命趣殊在賢愚之所擇豈有本朝之顛沛遽
令大節之磷緇爾幸授國恩與聞機政知拔本塞源之
公憤益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姓之庭至冒寵百
僚之上茲如不問何以馭臣宜從置散之科用正投荒

之典皆爾自取非朕敢私

十四日壬寅李綱乞降巡幸詔是日李綱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事賞刑皆漸有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近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臨雖金人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不過是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告諭

十五日癸卯下巡狩詔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
又寧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
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再至都城信其
詐謀終墮敵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
屬悉擁以行中原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
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潛然出涕思欲整駕還
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民人已多物故

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邊朕將親旅以援京師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東南朕與羣將羣臣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原之勢寢彊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

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有疑慮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誅宋齊愈 遺史曰新除諫議大夫是時
李擢見任給事中擢與齊愈在圍城中皆非純臣擢謂
齊愈為諫議大夫必論已必得罪且曰先發制人乃不
書黃而具齊愈議立張邦昌事繳駁之曰新除諫議大
夫宋齊愈昨三月初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邦
昌拜大金之詔書畢立狀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邦昌
姓名而齊愈奮然執筆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

以示其四壁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
誕欺若此今除諫議大夫當是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
朝廷未有人論列更乞聖裁遂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
王賓置司根勘具案聞奏制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
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庶幾喪邦具官宋齊愈蒙國厚
恩為時顯宦方氛祲結蕭牆之內至仇讎謀大位之人
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
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

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
有常刑朕安敢赦據王賓勘到通直郎前右諫議大夫
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樞密院孫
傳承軍前遣吳玠等將文字稱廢淵聖皇帝共舉堪為
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不廢淵聖皇帝不許須管於
异姓中選具姓名申齊愈知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
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有王時雍等衆議推舉狀草齊
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云金人令吳玠來密諭意張邦

昌今已寫下文字只空着姓名又看得金人元來文字
聲說請舉軍前南官比參驗王時雍語言即是要舉張
邦昌齊愈恐違時有別不測為王時雍說吳玠密諭張
邦昌亦欲早圖了結齊愈輒自用筆於紙上書張邦昌
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却將呈王時雍其時時
雍稱是又節次徧呈在坐元集議官時齊愈言道張邦
昌衆官看了別無語言齊愈令人吏依紙上寫張邦昌
姓名三字於已寫到選舉元空缺姓名舉狀內填寫張

邦昌姓名三字了後別寫申狀係王時雍等姓名呈時
雍看了分付與吳玠莫儔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
名所有齊愈寫張邦昌紙片子即時毀了並無見在只
收得王時雍等元議定推舉狀草歸家初蒙勘問時懼
罪隱忍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軍前遣吳
玠莫儔傳大金指揮須管於今日昇姓中選擇具名申
即不引惹趙氏是日在皇城司聚議忽有右司員外郎
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不定即與本司廳前寫文字吏

人桌子上取紙筆就桌子上取紙一片寫張邦昌三字却不是文字上書寫徧呈在坐相顧失色莫敢應無別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却會即時起取是時即記得侍御史胡舜陟在司業董道午間亦曾在坐未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京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勘元狀草字再勘方檢會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內一項昨金人逼脅使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今已歸復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亦不獲已尚慮

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並與放免一切不問勘會
上項赦文係謂張邦昌僭號之後供奉行事之人特從
寬貸法寺稱宋齊愈後謀叛以上斬犯不分首從勅犯惡
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仍除犯名在
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原赦後處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
入官放情重奏裁奉聖旨宋齊愈身為士大夫當守節
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
之臣姓名謀立异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其罪非受偽

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斷仍令尚書省出榜曉諭
張浚行狀曰宰相李綱以私惡諫議大夫宋齊愈加之
罪至論腰斬公素與齊愈善知齊愈死非其罪入臺首
論綱罷之

十六日甲辰孟忠厚除徽猷閣待制為迎奉隆祐太后
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
外郎楊遇沿路州縣預行計濟糧草置渡舟船尼堪
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使夏國約同侵陝西金人

起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平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
入自西河 節要曰渤海萬戶大托卜嘉屯兵河間金
國都統溫圖琿阿勒巴屯兵於保州金國萬戶特默
屯兵於永寧祁州金國萬戶呼沙呼屯兵於濮州金國
萬戶聶呼屯兵於冀州金國副統碩哈屯兵於真定遼
東漢軍萬戶韓慶和屯兵於慶源金國都統萬佛努屯
兵於雄莫金國萬戶實呼屯兵於慶源金國副統蒙克
屯兵於磁相金國萬戶尼赫赫與其弟博索屯於泰源新

城金國萬戶錫里屯兵於嵐憲契丹都統馬武屯兵於

平陽契丹

缺

屯兵於慈隰金國萬戶石嘉努屯兵於汾

州金國萬戶羅索屯兵於河東蘇村羅索之子屯兵於

解州安邑金國萬戶薩里罕屯兵於絳州金國萬戶溫

闕屯兵於澤潞金國都統察罕瑪勒屯兵於孟州哈達攻

守諸州郡元帥府左監軍達蘭親圍中山又曰兩河

州郡自敵初入侵以朝廷指揮皆得便宜行事故各據

人馬以國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州合勢相

援拒敵之理其敵之大又非一州之力可敵故令敵聚
併力既破一州而復攻一州也至是以京城失守二聖
北狩河北州郡官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州郡官多
棄城而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復自亂於是為敵
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
絳久而陷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甲辰盡八月十四日辛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元祐太后進發以孟忠厚為提舉一
行事務都人初望車駕還內而聞太后有南京之行莫

不垂泣初上遣張俊迎太后至是俊奉駟馭至行在除
俊帶御器械

十七日乙巳李綱乞巡幸李綱時政記曰劄子大畧謂
巡幸之策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
上策猶當幸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西隣關陝可以
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
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以待臨幸
願為今冬駐蹕之計得指揮議巡幸南陽

十八日丙午差巡幸官屬戶部侍郎黃潛善為巡幸提
舉一行事務繕部員外陳堯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
將佐軍兵安泊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
渡船并樁辦糧料草發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

十九日丁未計置迎奉神主是日委兵部員外并太常
寺各一員候巡幸之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
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據合用人數就太廟親事擡押令
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人防護仍專委內侍官二員充

同共都大王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省

二十七日乙卯戒諭士大夫詔朕觀古之為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縻好爵享豐亨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遑啟處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與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

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於顛覆而仗節死難者罕有
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羣材相與協濟修政
事厲兵馬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
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召赴則以
疾病為辭沿流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兵而去官者
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親疾不候告下挈家而遠邈夫
禮義廉耻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
朕初嗣大位所以誠告者未至與將士大夫狃於故習

而未能遽革與已詔甚失節者置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為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盡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轍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八月一日戊午貶竄余大均陳冲洪芻張卿材李彛王及之周懿文胡思夏承等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閉王府主第宗室及戚里勲畹之家以至民庶根括金銀

等官周懿文王及之以余大均胡思陳冲等因緣為姦
隱匿財物萬數聚歛歌樂靡所不為士大夫負國至此
難一照例寬貸可差殿中侍御史黎確馬伸就臺根治
具案聞奏根勘得夏承洪芻張卿材各有相犯續奉聖
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
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今勘到具撒白刑名
下項降授朝散郎前太僕寺少卿陳冲差懿親宅抄劄
將王府果子吃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

唱曲子將牙簡等隱匿公然受犒賞拜錢將出剩金銀等隱匿入已令人將掌未曾收計絹六百一十五疋除輕罪外准條係監守自盜合較刑贓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散大夫前大理寺卿周懿文抄劄缺字王府密煎等將摩候羅士女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及吃官人酒果受贓計絹六疋六尺除輕罪外准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減外笞五十不曾計到摩候羅贓如不滿百文係城

內竊盜杖八十如滿百大杖一百賊罪定斷議減外杖
九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犯在大赦前合原緣五月十八
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議大夫前刑部
郎中張卿材差起發懿親宅金銀吃內人酒果聞與內
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吃酒將抄劄扇兒摩兒等歸家受
估贓計絹八疋七尺除輕罪外准條與所部接坐合二
年私罪官減等徒一年半合罰銅三十斤入官放犯在大
赦前合原朝散大夫前左諫議大夫洪蜀差抄劄見景

王祇候人曹三馬後囑託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宿雇作祇候準條係監守內犯姦合流三十里私罪議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犯在赦前合原朝散郎開封府少尹夏承根括到鄭仲宅坤儀酒擅支作鴛收受不覺察王及之擅易銀受酒估計絹二十六疋除輕罪外准條係財物不應入而私入合徒一年半贓罪為徒官減外杖一百罰銅十斤入官犯在赦前合原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劄金銀見官屬將寧

德皇后親妹追捉苦辱並不施行及吃沂王府嬖好位
酒不鈐束覺察人吏與鄭紳家使女劉嬌奴等私通及
輒受犒賞設酒根括金銀抵換入已計贓二十五錠除
輕罪外准條係私物貿易物例以盜論合加役流贓罪
追六官除名勒停該犯在赦前合原五月十八日奉聖
旨難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
澤張邦昌表內添改諛奉及抄劄棣華宅有祖宗實錄
者并罷館伴不合破馬有太僕寺少卿差到馬是大王

府公然乘騎點數不見實錄十冊是親事官等失去除輕罪外准條係不應為合重杖八十議減等杖七十罰銅七斤犯在赦前合原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宥根治聞奏二人追捉未獲先次據於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府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劄金銀與內人念馬並坐飲酒唱曲子以告首金為由放喬念馬歸家收養作祇候隱截根括籠子一隻寄在金銀庫內取出麝香三十膾餘被府尹

納了除輕罪外據案不曾估到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
係監主自盜合加役流贓罪追三官除名勒停如滿三
十五疋合絞刑贓罪除名犯在赦前合原緣五月十八
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治聞奏朝奉郎主客員外
郎李彛差往景王府抄劄與內人曹氏等飲會及與內
人喬念馬並坐飲酒知余大均洪芻欲雇買曹氏等放令
逐便及請洪芻曹氏等筵會令曹氏使女唱曲子除輕
罪外准條不應出謁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犯在

赦前合原案候收坐高伸身死外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温州觀察使范瓊因根括金銀時告求王及之減免
所根括高伸家金銀數係不應為重杖八十減外杖七
十私罪合罰銅七斤入官放該赦原武經郎閤門宣贊
舍人陳思恭因括金銀時告求王及之印押虛抄免納
金人係不應為重杖八十減外杖七十係私罪合罰銅
七斤入官放該赦原三省樞密院進呈法寺議曰棄市
上曰王及之等犯由當戮有司之法如此但朕新政重

於殺士大夫伯彥對曰好生聖人之大德祖宗以來未
嘗殺一士大夫上顧曰潛善如何潛善皆奏曰臣聞天
地之大德曰生陛下誠能體天地以當生殺之際生民
受賜上稱善奉聖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並當
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
州交割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彛責授茂
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
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連州安置餘並依斷内余大均

陳冲洪蜀張卿材李彛王及之周懿文胡思令吏部各
差使臣一員步軍司各差兵級一人將校一名防送前
去候到貶所取逐州交管文狀繳申尚書省周懿文等
責詞曰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
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
采在庭官榮厚祿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
時雖嫠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為無復朝
廷之治矣嗚呼亦士也何為而至於此極哉念本無知

誅之奚益俾全首領投界遐荒尚保餘生毋忘予德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難從貶竄君子是
以知李綱與汪黃諸公不能輔佐恢復河東河北之境
土也曰失其刑矣

二日已未綱乞置水軍時政記曰劄子謂生於陵者
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
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
人所宜應沿河淮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

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姓名使平時許其自便有故
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
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差御用司幹辦官楊
觀復齋空名告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
領

三日庚申楊惟忠建武軍節度使時政記曰先是楊
惟忠大元帥府都統制擁扈有功故有是命野記曰
楊惟忠驍勇善騎射少為將靖康初為高陽關路軍馬

副總管康王開大元帥府惟忠來歸授都統制及黃潛
善汪伯彥兵至皆以屬惟忠王即位加殿前都指揮平
盧節度使後進檢校少保以兵一萬衛隆祐皇太后往
洪州聞金人渡江軍皆潰部將司全傳選等去為盜太
后適處州惟忠走萬安縣山谷間數日乃還再聚兵數
千司全傳選等復降賊陳辛圍處州惟忠登陴力戰賴
故友至敗辛後屯軍洪州李成將馬進來攻呂頤浩率
惟忠拒戰進解去改江西副總管軍於吉時賊楊勅屯

吉惟忠與勅敘同姓之好邀勅飲誅其首領而併其兵
卒年六十六以其軍隸岳飛

五日壬戌內降白麻李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御
營使黃潛善兼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營副使

李綱制曰門下朕博觀羣書歷考往古將啟中興之昌
運必資希世之偉人俾丕修於政經以大慰於民望爰
登碩輔敷告朝路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李綱志大
而德剛器閎而慮遠自任以天下之重皆謂有王佐之

才粵繇高華每著名節螭蚘造膝識者想聞其風聲奉
常建言公議共推其雅望超躋丞轄進長樞庭風采聳
於邇遐聞譽溢於中外尚稽魁柄殊鬱師瞻肆朕纂臨
之初首圖召用之亟遂陞次輔以率羣工民情惟嘉國
是以定念中華狃承平而弛備致強隣伺間隙以肆侵
惟民懷舊德而靡亡惟士儻新政而甚切當今朝有內
修外攘之治汝其比迹於樊侯朕欲民臻仰事俯育之
安汝其希蹤於裴度使任大事以爾為棟梁使斷大疑

以爾為龜筮是用延登上相秉幹鴻鈞特尊佐揆之崇
兼貳東臺之峻仍具公爵陟以文階增衍爰田陪其旨賦
洵盼殊渥昭示顯庸於戲得賢邦家之基汝能追配於
前哲論相人主之職朕則無愧於古人益遠乃猷以對
朕命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 黃潛善
制曰門下巨川之待舟楫用宏濟於多艱元首之賴股
肱以共成於具體惟時王佐實秉國均相湏而成闕一
不可茲延登於次輔以同闡於大猷式盼渙號之孚爰

聳治聰之聽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黃潛善學造聖賢
之蘊識窮事物之微氣粹而慮深誠篤而忠切表儀禁
路著望實於朝端鎮撫巨藩懔威稜於閭寄勤勞一節
中外百為朕開帥府以臨戎爾與籌帷而贊化靜密無
二險夷不渝納言而合嘉謨揆事而無遺策肆朕纂承
之始尤徵翼戴之恭建明愈偉聞譽彌崇念中夏玩於
燕安致隣國肆其侵侮雖國勢之猶弱賴民懷之益深
朕欲耆定武功汝其紹蕭曹之烈朕欲緝熙治具汝其

追丙魏之蹤是用超登右相之隆兼貳兩臺之峻乃進
公爵仍陟文階陪茲井賦之多加衍圭田之厚併頒茂渥
丕觀具寮於戲朕心惟乃功其增修於遠業嘉猷告爾
后尚胥及於丕平諒體至懷奚俟多訓可特授正議大
夫尚書右僕射先是詔李綱到行在拜正議大夫尚書
右僕射上即位左右揆皆虛位首以綱為右揆至是特
授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并命中書侍郎黃潛善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綱兼御營使潛善御營副使自是宰相始有親兵

十四日辛未傅亮罷制置使發赴行在內降御筆傅亮兵少不可渡河罷制置副使發赴行在以臣僚論久在京師逗遛不行可也

李綱時政記曰權知大名府張益謙奏言招撫司騷擾河北盜賊多不若罷之綱奏曰張所今尚留京師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金人

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行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臣乃敢沮抑必有使之者遂令分其室八月十二日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民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於陽武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綱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為生界難

得糧餉萬一潰散即朝廷別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於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為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綱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啓行才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亦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力可以責成効用其言而續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批傳亮兵少不可渡河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十二